

Z  
A 1053

3

# 中国少数民族简况

傣族 佤族 景颇族  
布朗族 阿昌族 崩龙族

(征求意见稿)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编

28

9

85.11.26

K28  
9  
2.9

# 中国少数民族简况

傣族 佤族 景颇族  
布朗族 阿昌族 崩龙族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编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A 847643



## 目 录

|          |       |
|----------|-------|
| 傣 族..... | ( 1 ) |
| 佤 族..... | (16)  |
| 景颇族..... | (31)  |
| 布朗族..... | (41)  |
| 阿昌族..... | (50)  |
| 崩龙族..... | (60)  |

---

# 傣族

## (一)

在伟大祖国西南边疆的云南省，云岭、怒山、高黎贡山蜿蜒南行，形成气象万千的南北大峡谷，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好象几条巨龙穿腾其间，一泻千里。山势向南逐渐拓展，江河亦渐开阔，形成许多具有亚热带气候的肥沃的河谷平坝。在这些平坝里，世代居住着勤劳、勇敢的傣族人民。傣族共有五十多万人（1957年），主要聚居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以及耿马和孟连两个自治县，这些地方同缅甸联邦和老挝王国接壤。居住于金平、河口等县的，和社会主义兄弟之邦越南民主共和国为邻。此外还有十几万人居住在省内新平、元江、景东、景谷等三十多个县。

傣族多居于群山环抱的河谷平坝地区，属亚热带气候。这些地区，四季常青，雨量充沛，土壤肥沃，山川秀丽，盛产稻谷和甘蔗、樟脑、咖啡、剑麻、棉花、橡胶、紫胶、香茅草等经济作物。西双版纳出产的普洱茶久已驰名于国内外。芒果、椰子、菠萝、香蕉等亚热带作物常年不断。山区原始森林遮天蔽日，盛产柚木、紫檀等珍贵木材，还有萝

美木、金鸡纳等药用植物。地下矿藏极富，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德宏还盛产宝石、玉石、绿柱石、水晶等特种工业原料。在西双版纳密林中生长着虎、豹、麝、犀鸟、飞龙、野象、犀牛、熊、蟒蛇、金丝猴、白鹇等珍禽异兽。水边林际，每值晨光曦微或夕阳斜照时，常见美丽的孔雀翩翩起舞，人们把这里誉为“孔雀之乡”。自古以来，傣族人民就劳动、生息在这个美丽富饶的地方，和周围各民族人民一道，为开发祖国西南边疆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傣族由于聚居的地区不同，分别自称为傣泐、傣那、傣仂、傣雅等。傣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壮傣语支，分德宏和西双版纳两个方言。傣族有自己的拼音文字，但各地区不尽相同，也不够完备。解放后进行了文字改革，为广大傣族人民所欢迎。

早在公元前二世纪，由内地经过云南傣族地区到中印半岛的交通线就已经存在了，商旅往来于途。傣族人民对沟通我国和中印半岛各国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着积极的贡献。

公元一世纪，傣族已见于汉文史籍中，被称作“掸”或“擅”。当时，傣族先民的首领多次派遣使臣，带着音乐师和魔术师来到洛阳，被东汉朝廷封为“汉大都尉”，巩固和发展了傣族人民和祖国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公元八世纪以后至十三世纪，傣族地区隶属于云南地方政权南诏和大理。公元九世纪的汉文史籍记述傣族在农业生产上用牛和象耕田。手工业也有一定发展，用木棉织布，挖卤矿煮盐，用金属制作武器，并用黄金、白银捶成薄片套在齿上作为饰品，

因而唐代以来对傣族又有“金齿”、“银齿”等称呼。商业方面，西双版纳一带出产的茶叶，运销到南诏的首都大理，成为南诏贵族所喜爱的饮料。傣族地区出产的牛马以及荔枝、槟榔、椰子等亚热带产品，也运销各地。

随着生产的发展，西双版纳傣族首领叭真，于公元十二世纪统一各部，以景洪为中心建立了“勐泐”地方政权，

“以天朝皇帝为共主”，与内地保持着密切的从属关系。在此以前，德宏的傣族也曾以瑞丽江地区为中心，建立了“勐卯”地方政权。元代，傣族地区隶属于云南行省。元初的记载表明，当时德宏地区的傣族仍然使用奴隶从事劳动。元、明之际，傣族进入封建领主制社会。元朝和明朝均在傣族地区推行土司制度，委派世袭土司、土官进行统治。清朝基本上沿袭元、明旧制，但在社会经济较为先进的内地傣族区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委派流官进行直接统治。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在边疆傣族地区成立设治局和县，继续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加深了傣族人民的苦难。

## (二)

解放前，由于各地傣族社会所处历史条件不尽相同，发展是不平衡的。元江、景东等内地区傣族和汉族交错杂居，吸收了汉族较先进的工具和技术，生产力发展较快，较早进入封建地主经济，傣族人民直接遭受民族内外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和剥削；而西双版纳、德宏等边疆地区傣族社会的发展则相对地较为缓慢，特别是西双版纳地区还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封建领主经济。

在西双版纳，一切山林土地都属于最高领主“召片领”（意为“广大土地之主”）所有，由他分封宗室、亲信去世袭领有辖境内的土地和人民。广大农奴世代被束缚在领主的土地上，没有人身自由，被迫向领主“买水吃，买路走，买地而住家”，被折磨死了，还得向领主“买土盖脸”！领主把部分土地作为自己的庄园和赐给家臣的薪俸田，其余的作为农奴的份地，利用历史上残存下来的农村公社分配土地的形式，通过村寨头人分配给农奴耕种，从而榨取各种沉重的封建负担。农村中除占农民总户数5.7%的、由贵族集团中分化出来的“自由农民”——“召庄”以外，领主把广大农奴分为“傣勐”（意为“本地人”，约占总户数55%）和“滚很召”（意为“官家的人”，约占总户数39%）两个等级，残酷地进行统治和剥削。农奴除负担沉重的官租和无偿耕种领主的私庄田、薪俸田外，“傣勐”等级的农奴并须负担各种无偿公役如修路、造桥等，“滚很召”等级的农奴则被迫承担领主的家庭劳役，如养马、养象、煮饭、抬轿以至哭丧、埋人，名目多至百余种，分寨包干，世代相承。领主还凭借其政治特权，并和国民党反动派相勾结，强征各种苛捐杂派，榨尽了农奴的膏血。为了镇压农奴的反抗，领主不仅倚国民党反动派为靠山，而且有其封建政权机构，拥有军队、法庭和监狱，用割耳、断手、火烙、油烫等野蛮酷刑，残害广大农奴。

德宏和西双版纳地区大体上一致，基本上属于封建领主经济，但已产生地主经济因素，其社会经济形态也比较西双版纳前进了一步。

和封建统治相配合，在领主的扶持利用下，小乘佛教在

边疆傣族社会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农村中寺庙很多，入寺为僧的很普遍。特别是西双版纳，未成年男子几乎都要过一段僧侣生活，识字念经（纸写本和刻写在贝叶上的傣文佛经），然后还俗回家，有的终身为僧。这些未成年男子在佛寺内担负着各种繁重的劳役，经常遭受宗教上层毒打和咒骂，不仅在生活上受到折磨，而且在思想上也受到毒害。封建统治者通过佛教，力图以“宿命论”等迷信思想，消磨傣族人民的斗争意志，妄图使之屈从于反动统治。“做摆”（修功德的佛会）、“賤佛”（斋僧礼佛）等宗教费用，成为傣族人民的沉重负担。

傣族人民一年中的节日多与宗教有联系。傣历年——泼水节是傣族人民的传统节日，约当农历清明节前后，它象征着“最美好的日子”。过去，每逢这个时候，傣族人民都要举行泼水，赛龙船，放高升等活动，希望把过去一年中的疾病和灾难送走，在新的一年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但是，解放前，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历代封建领主的统治下，傣族人民的美好愿望从来没有实现过。

和封建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傣族的婚姻和家庭也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和阶级压迫的烙印。封建土司之间实行严格的等级内婚，并多为一夫多妻，土司还凭借权势，随意凌辱农民妻女。农民实行一夫一妻制，流行召赘上门的习俗。丧葬习俗也具有明显的阶级差别。通行土葬，但贵族与平民的葬地是严格分开的。和尚、佛爷死后，先行火葬，再用瓦罐盛骨灰埋于寺后。

傣族的服装，男子穿对襟或大襟小袖短衣、长裤，头上缠包头，冷天披毛毯。文身的习俗很普遍，男子在成年之

前，请人在胸、背、腰、腹或四肢刺上各种动物、花卉、几何纹图案及傣文等花纹以为装饰。妇女传统着窄袖短衣和桶裙，但各地稍有差别。西双版纳妇女上衣腰身细小，下摆宽大，下着各色桶裙。芒市等地妇女婚前着浅色大襟短衫、长裤，束小围腰，婚后改着对襟短衫、黑色桶裙。

傣族饮食以大米为主，德宏地区吃粳米，西双版纳和其它地区吃糯米，一般一日三餐，爱吃酸辣，肉类除猪、牛、鸡、鸭外，喜欢吃鱼虾等水产品，常吃的蔬菜有白菜、萝卜、笋和豆类。

傣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创造了丰富多采的文化艺术，是祖国文化宝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傣族有自己的历法，以公元639年为纪元元年；有推算日、月蚀的傣文典籍；有关于傣族历史的文献记载；还有内容丰富多采的文学和诗歌。傣族人民能歌善舞，“赞哈”（民间歌手）演唱，是傣族人民传统悠久、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活动，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舞蹈中的孔雀舞、鱼舞、乐器中的象脚鼓、铓锣，都具有独特的民族艺术风格。傣族还有精美的雕刻和绘画。特别是椰林深处的竹楼、寺塔，飞架于江河之上的竹桥，更显示出别具一格的建筑艺术。然而，在黑暗野蛮的农奴制下，傣族人民的精神生活受到极大的压抑，文化艺术得不到应有的发展。

傣族人民长期以种植水稻为主，有比较丰富的耕作经验和水利灌溉知识。但在封建制度的残酷束缚下，生产停滞，广种薄收，产量很低，西双版纳的水稻亩产一般不过二百斤。封建统治阶级过着骄奢淫逸的无耻生活，而广大农民终年辛劳不得温饱，甚至离乡背井，家破人亡。广大农村呈现

出一片凋零景象。

近百余年来，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傣族地区首当其冲。他们不仅掠夺资源，倾销商品，甚至进行赤裸裸的武装入侵，使傣族人民进一步陷入苦难的深渊。

哪里有剥削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斗争。长期以来，傣族人民对国内外反动派的压迫，进行了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给祖国历史添上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篇章。为了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傣族人民和汉、景颇、佤等各族人民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对英、法帝国主义者展开了多次武装斗争，挫败了帝国主义侵略我边疆地区的阴谋。抗日战争时期，又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英勇的武装斗争，给侵略者以迎头痛击。

傣族人民反对民族内外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如火如荼，风起云涌。1856年，在西南各族人民反清大起义的滚滚洪流中，以傣族景福保为首的起义军，以“分土地安身”为号召，反对土司和清军。这是傣族人民反封建斗争中具有明显战斗口号的一次起义，影响深远。近百年来，傣族人民杀死、驱逐封建土司、头人的革命斗争，仅西双版纳就发生过数十次，其中勐罕的农民起义声势最大。起义群众的昂扬斗志，至今仍回荡在“赞哈”的歌声中。

人们一群群从四面八方涌进，

个个斗志昂扬，威风凛凛。

趁我们心热时来扭转自己的命运，

我们要与召勐作战，和杀人的魔王拼命！

这次斗争，勐罕的召勐（“地方之主”，即一个地方的大领主）虽有召片领撑腰，但人民的武装起义终于获得胜利。至于傣族人民联合附近各族人民逐杀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官吏，

烧毁县政府、设治局的斗争更是屡见不鲜。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只不过预示着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斗争风暴正在兴起。

### (三)

1950年。红太阳照亮了边疆。毛主席派来亲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苦难的傣族人民。从前的农奴，今天翻身做主人。从此，傣族人民跟着救星毛主席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各傣族聚居区从1953年到1955年先后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建立了自治州和自治县，充分保障了傣族人民在祖国大家庭内当家作主和民族平等权利。政治上的翻身，强有力地鼓舞了傣族人民起来用自己的双手砸碎万恶的农奴制度的枷锁。党从全国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可能，针对边疆傣族地区的具体情况，领导傣族人民进行了“和平协商土地改革”，为傣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扫清了道路。

内地区傣族人民在民主改革胜利的基础上，和全国人民一道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到1956年底实现了高级合作化，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一年，合作化的春风吹到了边疆傣族地区，傣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也逐步开展了合作化运动。1958年，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傣族人民和各族人民一道掀起了生产大跃进高潮。在和大自然的斗争中，傣族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那些不利于革命和生产的旧风俗、旧习惯被废除了，过去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龙山”被挖开了，泛滥成灾的河流被驯服了。历来不积肥、不施肥的

情况逐步得到克服。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

生产大跃进的形势，要求建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内地傣族人民和各族人民一道，在大跃进中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边疆傣族区也在这一年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并在条件较好的地方办起了一批人民公社。

但是，傣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边疆傣族人民办起的合作社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使一小撮阶级敌人胆战心惊。他们不断进行破坏，鼓吹“弃农就商”，“让钱下蛋”，胡说什么“傣族一娘生，没有阶级分”。刘少奇一伙刮起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妖风，也吹到了边疆傣族地区。他们妄图在边疆复辟资本主义，拼命反对三面红旗，鼓吹单干，甚至强行解散了一些合作社。组织起来的傣族农民，面对砍社黑风，坚守着社会主义阵地。许多合作社虽被诬蔑为“黑社”，仍然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粉碎了刘少奇一伙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取得了伟大胜利。傣族人民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深深体会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边疆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西双版纳的曼回寨和曼龙岗寨，解放前都被领主、头人诬为散布疾病的“琵琶鬼”寨，两寨劳动人民受尽了蹂躏和屈辱，挣扎在死亡的边缘。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办起了合作社，政治上、经济上都翻了身，象吃甘蔗一样，日子越过越甜。他们在大批判中，看看过去，比比现在：“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都怒不可遏地说：“谁敢把我们再往旧社会拖，我们就豁出命跟他拼！”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广大傣族人民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都有了提高，更加热爱恩人毛主席，更加坚定地走他老人家指引的社会主义金光大道。被砍掉的合作社，重建了，坚持下来的，更加巩固发展了。1969年，边疆各傣族区都先后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来，傣族人民结合本民族、本地区的具体情况，批判了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西双版纳州景洪县景洪公社曼占宰大队的傣族干部和贫下中农用自己的苦难家史，联系本公社、大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狠批了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反动纲领，他们回忆解放前的西双版纳，山水都是召片领的，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傣族人民一生下来就成了召片领的奴隶，每个寨子都要给召片领服养象、守坟、割猪屎棍、提桶裙等劳役，劳动人民没有说话的权利和行动的自由，还得向召片领买水吃，买路走，死后还得买土盖脸，而召片领为了镇压人民反抗，大肆宣扬：“取消傣礼是疯子，取消奴隶礼天诛地灭”，“三脚架的火不熄，领主制度不灭”等反动谬论，妄想叫劳动人民服服贴贴地听从他们的反动统治。广大贫下中农在批判会上愤怒地说：土司头人宣扬的这些反动谬论都是从孔老二那里来的，林彪效法孔老二搞‘克己复礼’，就是要恢复过去召片领的“议事庭”，就是要让我们重过买路走，买水吃的苦日子，我们傣族人民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德宏州瑞丽县广双生产队的傣族干部和贫下中农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联系广双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变化，揭露和批判了林彪攻击文化大革命的罪行，他们说：林彪攻击文化大革命，其罪恶目的，就是要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

政，复辟资本主义。我们一定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狠批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坚持革命，反对倒退，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在西双版纳和德宏傣族地区，还针对本民族的特点，采取“赞哈”说唱、讲故事等不同形式开展批林批孔。通过批林批孔运动，傣族人民进一步认清了林彪反革命路线的极右实质，更加坚定了社会主义方向。

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斗争，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团结。勐海县的“团结寨”原是两个寨子，一个是傣族寨，另一个居住着佤、拉祜、景颇等族，两个寨子只隔两尺多宽的一条小路。过去由于各民族内部统治阶级的挑拨，两寨群众互相歧视，闹不团结。解放后在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教育下，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尤其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两寨各族群众提高了觉悟，从此团结起来了，把两个寨子合成一个，改名为“团结寨”。

傣族干部在党的培养下，在三大革命斗争中，觉悟不断提高，工作能力不断增强。不少先进分子已经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傣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带头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许多傣族干部更加朝气蓬勃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努力奋斗。

## （四）

解放以来，傣族地区社会改革的胜利，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的伟大胜利，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傣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以忘我的劳动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取

得了辉煌的成就，迅速地改变了家乡的面貌。

在解放前的反动统治下，傣族地区肥沃的土地却长不出好庄稼。解放后，尤其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傣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因地制宜地进一步贯彻农业增产“八字宪法”，大抓农田基本建设，改进耕作技术，实行科学种田，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光辉指示指引下，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德宏州1972年粮食产量达四亿八千多万斤，超过历史最高产量的1970年的水平，比1949年增长2.8倍，1973年又获得好收成。西双版纳出产的普洱茶，产量比解放初期增长9.6倍。1972年景洪县的早稻在头一年丰收的基础上又增产50%。

被称为瑞丽江畔大寨花的德宏瑞丽县姐线公社广双生产队，解放前穷得很，三十九户傣族人家中只有七户能维持生活，其余的三十二户都是靠借高利贷和帮工度日子。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打碎了封建“官租”这块压在头上的大石板，进行了土地改革，政治、经济上翻了身。1958年建立了合作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的1969年成立了人民公社，生产一年比一年发展，集体经济一年比一年繁荣，群众生活一年比一年提高。1973年全队三十九户人家，粮食总产量达到八十二万一千多斤，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30%，平均亩产达九百六十六斤，向国家交售公余粮五十二万斤，集体储备粮增长到二十多万斤，公共积累三十四万多元。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社员生活也日益改善。1973年社员现金收入，平均每人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了三十五元，粮食平均每人增加了一百五十四斤，全队社员家家有余粮，户户有存款，住瓦房、买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的很普遍。农业机械

化程度越来越高。田地里的拖拉机的马达声轰鸣，村里村外一片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

解放前傣族地区的工业基本上是一张白纸。解放后，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地方工业得到很大发展。现在西双版纳已经建成机械、电力、化肥、制茶、榨糖、造纸、煮盐、制药、采煤等八十一个县以上的国营厂矿企业，一百八十六个公社以下的“五小”工业。工业建设的发展迅速推动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景洪公社各生产队使用碾米机后，解除了妇女每天黎明春米的繁重劳动，一年就可节约出四十万个劳动日投入其他农业生产活动。现在，全州社队已经建起一百多座小型发电站。广大傣族村寨有了电灯照明，安上了广播喇叭，远隔北京千山万水的傣家竹楼，天天都可以听到来自祖国首都的声音。在德宏州的广阔田野里，现在已经有各民族工人自己制造的拖拉机在奔驰。芒市机械厂制造的发电机，装备了一个又一个农村水力发电站。芒市周围大多数生产队都用了电力，实现了谷物加工机械化或半机械化。随着工业的发展，一代新型的傣族工人队伍也茁壮成长起来。

解放前，傣族地区交通闭塞，除中缅公路通过德宏地区外，全靠驿道和马帮运输。现在，傣族地区不仅县县通汽车，绝大部分公社大队也有公路，一个以公路为骨干，自治州机关所在地为中心的公路交通网已经基本形成。从昆明到思茅、昆明到保山都开辟了航空线，有定期班机往返，大大改变了历史上交通闭塞的状况。

社会主义国营商业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为生产服务、为各族人民生活服务的方针指导下，也发展和壮大起来。各

地先后建立了民族贸易流动小组、供销合作社，从内地调来大批生产生活用品，供应傣族人民需要。国家还不断降低日用工业品的价格，并以合理价格大力收购土特产品。一个城乡社会主义商业网已经形成，活跃了城乡之间、边疆和内地之间的物资交流，有力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文教卫生事业方面，解放后国家拨了大量经费，培养师资，为傣族人民提供了有利入学的一切条件。各地普遍建立了小学，改变了过去儿童以佛寺为学校、以和尚为教师、以佛经为课本、受宗教迷信毒害的现象。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相继建立。到1972年底，德宏州的小学由文化大革命前的七百二十一所发展到一千零五十八所，中学由十四所发展到十八所。西双版纳州的小学发展到一千零五所，中学八所。汉族教师也积极学习傣文，许多人已能用傣文教学，有利于教学质量提高。西双版纳和德宏州都办了傣文报纸，用傣文翻译出版了各类书籍，有力地促进了傣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傣族人民聚居的边疆地区，在那万恶的旧社会，由于三大敌人的野蛮摧残和罪恶统治，把一片美丽富饶的大好河山，变成“瘴疠之区”。疟疾、霍乱、伤寒、鼠疫等十多种烈性传染病长期流行，尤以疟疾为甚。广大傣族贫苦农民缺乏医药，生命毫无保障。领主、头人还把一些反抗剥削压迫的贫苦农民诬为“琵琶鬼”，加以残酷迫害。景洪勐旺坝子原有二十几个村寨，一万多人，1929年疟疾流行时，全坝子人口死亡过半，到解放前夕只剩下六六个小村子。不少地区，肥田沃土变成一片荒烟漫草，村寨沦为废墟。解放后，党和政府针对这种严重情况，大力开展卫生保健工作，建立各级医